

## 细小的尊严

□ 撰稿 | 薄荷

作为一名荒诞风格爱好者，我对纯粹怪力乱神的故事反而兴趣不大。无论是骇人以求惊悚，还是阴森以求战栗，宿命故事的核心总是爱放大人性中的脆弱和无力，跟我脾气不合。银河映像的新作《命案》，看简介本以为是个神棍和暴力故事混杂的惊悚片，结果却在很多方面超出预期。尤其可喜的是，影片以宿命论的题材，不仅跳脱出疲弱的惯性圈子，竟然还横生出一股邪性的朝气来。

惊喜首先来自演员。谁能想到有朝一日，居然有人能在“东莞仔”林家栋面前撒癫狂？杨乐文饰演的少东有严重心理问题，嗜血成性，累及家人，妥妥是惊悚片里的典型反派。影片开头，少东送外卖途中偶遇从杀人现场逃离的罪犯，被撞了一下，手里的外卖骂着街就丢出去，简单的情节却演绎得十足峥嵘，杨乐文瞬间邪恶拉满的神色，让人简直想为那个逃走的杀人犯念一声侥幸。

影片并没有去肆意渲染或弱化少东的心理问题，而是聪明地抛出了他能和常人共情的一面：他不想被关，不想坐牢。有了这个理性的底子，我们就在变态外表的下面，看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心魔缠斗的青年。他毫无章法，一塌糊涂，心理扭曲，非常危险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他，也有对生活的向往。为了这个向往，他可以去放生，去舍粥，去僵硬笨拙地微笑，跟每个领粥的人讲“恭喜发财”。他可以去林家栋饰演的“大师”让他做的一切事情，因为他想改变自己那原本被写定的恶劣命运。这其实是每个常人非常熟悉的，动用理性压制本能的过程。

同样地，林家栋饰演的“大师”也在用自己的招数对抗本能。他写符念咒，为的是努力



留在理性世界，不要发疯。他替人改命，出于一片善念，虽然从影片情节的暗示来看，全不成功。付出未必有结果也就罢了，更惨的是他总招来天雷滚滚，现世现报。“法重心骇，威尊命贱”，但是有的人，就是不认命的。林家栋的角色疯疯癫癫，神神叨叨，颠三倒四，恰似被生活反复揉搓捶打过的中年人，在失智的边缘摇摇摆摆地走钢丝。他的信念和能力要强过被拯救对象少东，也因为如此，他最终付出了更大的代价。在狂风暴雨之中，牺牲成了成全，疯癫成了彻悟。他到底没能冲破他的命运，但是他毕竟像一个疯子一样努力过了。

电影的配乐出人意料地非常传统，落雨混杂交响乐，令人联想起《龙城正月》里那沉沉的节奏，仿佛风多鼓声。特写里水滴的力度饱满，细弱的沟渠好似拥有了洪流的力量，蝼蚁在旋涡中身不由己，随波逐流，微茫的个体努力挣扎的意境呼应主题，特别动人。另外一些轻灵脱线的幽默又很有古早的港风，比如“大师”说门上得有红色，少东指门上斗方，答曰大红不行，你命里忌火。解决方案是给门楣上挂了一盏发廊小粉灯。灯光一闪一闪里，少东看大师的那个眼神，真可谓五味杂陈。在这种细节里，影片回归了港片擅长写小人物的优势，为离谱的故事添上扎实的现实感，也让个人与命运对抗的情节有了宿命之外的深刻意味。

《命案》用怪力乱神的外壳，讲述了一个偏不信邪的故事。“逆天改命”，可以是妄念，也可以是勇气。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可以是一种践仁履义的大道理，也可以是一种单纯的“老子不信这个邪”的冲动。而片尾林家栋的点睛台词“我是一朵花”，可以是一个疯子的呓语，也可以是一种细小的尊严。👁️

